

中國電影 2022：現實主義、類型化與問題意識

【北京日報】2022年中國內地電影總票房約為286億，電影票房排行榜前幾位的有《長津湖之水門橋》《獨行月球》《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人生大事》與《萬裏歸途》等。縱觀2022年的院線電影，可以看到現實主義題材依舊是商業電影的主打招牌，從新主旋律大片《長津湖之水門橋》到喜劇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靜》，包括口碑不錯的藝術電影如楊荔鈞的《媽媽！》等，大都運用現實主義手法為觀眾提供不同時空方面的社會現實。考察這些電影會發現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即在不同的時空內對社會現實加以呈現，在此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中，類型化、民族化特徵愈加明顯，且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愈加多元。



現實主義影片中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2022年大年初一上映了徐克導演的抗美援朝故事片《長津湖之水門橋》。該片以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講述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七連的戰士們在連長伍千裏的帶領下，兵分四路進行突擊、火力、爆破與掩護。電影在呈現連長伍千裏的組織、作戰能力的同時，也呈現了一位普通軍人從青澀少年歷練為成熟戰士的過程。

饒曉志執導、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撤僑電影《萬裏歸途》則較為鮮明地彰顯了中國國力，呼喚“為人民”的公義精神。電影以溫暖現實主義的風格，書寫了海外撤僑過程中，外交部工作人員對海外僑民及打工者的愛護與自我犧牲。同樣具有溫暖現實主義特徵的影片還有薛曉璐導演的《穿過寒冬擁抱你》。故事發生在新冠疫情剛剛開始的武漢，講述人們如何面對封城和治療，如何解除焦慮，面對生活。電影試圖以溫情來療愈焦慮中的大眾——快遞員、外賣騎手、城市中產階層、醫生與教師等。疫情下，困難激發了他們愛的能動性，也給了周圍人積極的力量和勇氣。這些追光者、發光者以微笑、愛和奉獻抵禦困難。



在國際生態環境批評方興未艾的大形勢下，中國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也免不了對未來的現實加以討論。吳炫輝導演的《明日戰記》將時間定格在未來世界，一方面批評地球因人類的過度開發而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一方面批評權力欲對人類社會的破壞。軍人和總指揮在科學改善“潘多拉”與“天幕”計劃之間展開博奕，此敘事使得這部電影帶有一定的寓言與評判功能。

“現實主義”是針對“浪漫主義”的不切實際而提出的，

并試圖抵制“浪漫主義”中的謊言、幻想與偽飾，對“既缺乏教育意義也沒有娛樂作用”，又“暴露作者無知”或“蹩腳”的作品持審慎態度。文牧野導演的《奇迹·笨小孩》中年輕的哥哥景浩為了給妹妹治病，必須在一年半內湊齊35萬元。他創辦好景電子元件廠，拆解殘次手機中的零件賣給手機公司，祇要良品率達到85%以上，4個月就可以賺80萬元。哥哥的公司在既沒錢又沒人的情況下，以直面抗擊苦難的方式成功了。劉江江編劇并導演的《人生大事》通過殯葬師這一職業來討論人的“生死”問題與當下的關係。殯葬師莫三妹在刑滿釋放後的一次出殯中，被孤兒武小文糾纏上。影片除了對“生死”的問題進行討論，也對如何面對成功學、勵志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現實主義題材電影難以避免的陷阱是煽情。關於這一點，捷克哲學家貝爾納德·博爾扎諾指出：“在對仍具有爭議性的話題進行討論時，必須進行冷靜清醒的省視，而非更多使用煽情式語調或非經過思慮的言辭。”韓寒編劇、導演的《四海》中的吳仁耀與“喪偶式”父親、與暗戀女孩之間鋪陳了太多泛濫乏味且缺少邏輯的情感；同樣，楊荔鈞的《媽媽！》亦是如此，銀幕上滿溢着父女間、母女間的煽情，與她之前富有獨立思考的電影《春潮》截然不同。

類型化、民族化與現代性

電影的“類型化”與亞裏士多德關於戲劇的“完整動作”摹仿說息息相關。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中的伍萬裏较好地完成了從“不懂事”到“懂事”的成長，淨化了心靈、升華了認知；邢文雄編劇、導演的《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中，米蘭完成了從“騙人”到“不騙”且捨命救人的突轉，使得觀眾在此突轉變化中，精神上得以“淨化”與“升華”；《奇迹·笨小孩》使得“笨小孩”從不可能產生“奇迹”到“奇迹”發生。



喜劇電影是中國院線片的重要類型之一，2022年內地的大部分喜劇被東北地域文化所感染，如《獨行月球》《東北虎》與《這個殺手不太冷靜》等。這些影片呈現的東北現象凸顯了游牧文化對中原文化的有益補充和豐富，在銀幕上呈現了不同于儒家文化的酒神精神、自由、創造力與生命力。張吃魚導演的《獨行月球》更是如此。地球末日時分東北的獨孤月、馬藍星為拯救全人類放棄了個體生命，此尋找希望與光明的主題，拓寬了以往內地喜劇電影的視野與格局。

2022年的很多電影具有雜糅類型的特徵。如《獨行月球》是喜劇與科幻的雜糅，《明日戰記》是科幻與動作的雜糅，《熊出沒·重返地球》是動畫、科幻、喜劇與兒童電影的雜糅，《新神榜·楊戩》是科幻、兒童加傳統文化類型的融合。林匯達導演的《熊出沒·重返地球》雜糅了多種類型電影的風格，同時還對《功夫熊貓》（2008）、《超能陸戰隊》等動畫電影進行戲仿與情節借用。雖然劇作上對熊二的塑造及綫索的鋪陳方面存在問題，但整體來說，還算是一部能讓“合家歡”觀眾接受的影片。從此可以看出院線電影在商業化、類型化方面的新推進。

除了類型敘事上的推進，2022年的中國電影仍在以“民族化”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的道路上探索。如趙燾

導演的《新神榜·楊戩》取自傳統文化中封神的神話故事，但其在電影主題、空間創意與人物形象方面具有現代意識，從整個影片的基調上來看，可以看到傳統文化中的潛力和可發揮的無限空間。

2022年的多部影片帶有明顯的現代性特徵，討論現代性就要討論它與現實主義的關係。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實主義發端于與浪漫主義的論爭，最終在與現代主義的論戰中逐漸喪失了主流話語的位置。”在未來，現代主義或者現代性能否作為補充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元素？雖然盧卡奇批判現代主義“過分強調主觀體驗而割裂了人與存在的社會—歷史環境”，并認為其“現實的稀薄導致人格的解體”，但是如果對“形式主義”“主觀體驗”及“去現實化的人格”進行充分反思的話，會不會對中國現實主義進行有益的補充？畢竟西方現代主義電影伴隨着電影的誕生也前行了一百餘年。從《獨行月球》中的“全人類”意識、《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中對“人性”的反思、《明日戰記》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新神榜·楊戩》中女性和玄鳥守護世間“萬物生生不息”和“安寧”等，可以看到，現代性既能生成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覺奇觀，又能與世界電影做跨文化對話。

藝術電影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

2022年的一些藝術電影顯示出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比如，《媽媽！》將阿爾茨海默癱及中國老齡化問題呈現在銀幕上。李玉的《斷·橋》雖然在敘事方面存在一定的邏輯問題，但它以近似黑色電影的方式呈現了“利益”與“正直”選擇的問題。

2022年初耿軍導演的《東北虎》是藝術電影的一個亮點。影片以東北式的狂歡呈現了世俗生活中“俗”生活、“雅”文化與人的高貴之處。影片以靜物特寫鏡頭開始，在搪瓷盆裏化着的凍柿子、凍秋梨猶如一幅靜物油畫，它和影片緩慢的鶴崗前工業節奏及東北人的游牧特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影片獨特的風景。收入不高的教師徐東為了貼補家用要去開挖掘機賺外快，和護士的曖昧關係被妻子美玲發現。美玲以她“堅強約等于狠”的方式處理此事——她理性地將生活的苟且和一地雞毛清掃出家庭空間，使得女性人生充滿了能動性和自足性。除了美玲，電影中的詩人羅爾科、建築商馬千裏以及給馬千裏送風箏、帶魚和錢的市郊小二也獨具特色，帶有世俗的狂歡特徵。但《東北虎》卻不是鬧劇、趣劇，而是充滿了現代幽默、生活智慧與人情厚度的影片。



2022年的中國電影，整體創作有一定的進步，出現了新的科幻喜劇類型，主旋律大片在類型化創作上也漸趨成熟。2023年若在思想性、歷史問題深刻性與經典敘事性方面有所超越，則中國電影縱身一躍而躋于世界一流電影之列，或許可期。

【責任編輯：唐巍】